

## 《东方红》红色经典交响合唱音乐会催人奋进 以嘹亮青春之声唱响理想之歌



“红星闪闪放光彩，红星灿灿暖胸怀，红星是咱工农的心，党的光辉照万代……”昨晚，一群少先队员戴着鲜艳的红领巾站在了东方艺术中心的舞台上，在这场主题为《东方红》——交响合唱音乐会上，一张张稚嫩的面孔唱着一代代传承的理想，台下的观众用力地鼓掌，仿佛看到了自己少年时的模样。“长大了，虽然一直在忙着生活和工作，可每当听到《中国少年先锋队队

歌》，那句熟悉的‘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’响起，我又像站在了学校的操场上，仰望国旗，对未来充满期待！”观众王先生说。作为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展演活动之一，昨晚的这场音乐会，有二百余人参演，指挥家张锐教授指挥，著名艺术家宋怀强与歌唱家梁彬、张耀、张悦、张琪、刘艺等倾情献演。音乐会上，当《红色娘子军》《闪闪的红星》这些经典革命电影的旋律响起，

现场观众都跟着节奏一起鼓掌，仿佛又回到了影片中的那些峥嵘岁月。而当几十名来自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童声合唱团的少先队员站在台上，高唱《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》的时候，全场沸腾了，一起为孩子们点赞，革命的理想就像胸前的红领巾，一代代传承着，飘扬着，只要旋律响起，我们就会“为着理想勇敢前进！”昨晚的音乐会还演唱了《情深意长》

《军民团结一家亲》《红旗颂》《北京喜讯传边寨》等经典歌曲，涵盖了几代人的历史记忆。当百人合唱的全版《黄河大合唱》响起，无论是白发苍苍的老人，还是稚气未脱的少年，都在气势雄浑震慑人心的旋律中，唱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不屈不挠，不畏艰险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。本报记者 吴翔  
上图为少儿放声歌唱 记者 郭新洋 摄

## 喜欢潜水的“反派专业户”

——记电影《悬崖之上》演员余皑磊



### 文体人物

在张艺谋的《悬崖之上》，看到余皑磊的面孔，你一定不会陌生，“这不就一直演坏人的那个嘛！（右图）”身在豪华的演员阵容中——于和伟、张译、秦海璐、朱亚文、倪大红、李乃文……这个“坏人”依旧脱颖而出。二十多年来，因为外形原因，余皑磊一直是个“反派专业户”，身在圈中，他却除了演戏不问其他，只见角色不见人。关起门来，余皑磊是个要强的爷们，喜欢和自己较劲挥汗如雨；打开动画片，他又开心得像孩子。



### 执着 为戏不妥协

演了24年的戏，余皑磊留给观众的，都是他演的“坏人”。在《解救吾先生》中，他演一个绑匪，与主演刘德华有不少的对手戏，并且凭借演技获得了刘德华的力赞。在电视剧《少帅》中，很多观众原本是奔着李雪健演的张作霖去的，结果却被演反派杨宇霆的余皑磊圈了粉……

这次的《悬崖之上》，他还是演一个残忍奸诈、小人得志的配角，观众没有想到竟然是他，承包了全片最大的笑点。“其实我也不是故意搞笑的，就是剧情赶到那儿了。”余皑磊说。

出生在河北，生长在安徽的余皑磊从小也没想过演戏，原本学的是计算机专业。后来，妈妈的一个朋友是当地话剧团的导演，让他去玩玩，串个戏。结果，他的努力，让导演一眼就认定这是个演戏的料，鼓励他去北京学表演。于是，余皑磊就去北影上了表演进修班。

因为一脸“实力派”长相，所以很多人

都不看好他，余皑磊都不理会，既然选择了这条路，努力就不能停。休息日，同学们出去玩，余皑磊就一个人去本科班旁听，回来把学来的知识用到了进修班的练习中，就连老师都惊讶，“你哪些学来的？”

生活有时候挺残酷，坚持的人就显得更加弥足珍贵。起初余皑磊能接到的戏也不多，加上他还挑剧本，这日子更难了。有一次，他的银行卡里只有4毛钱，他看了看人家给他的烂剧本，也不肯妥协。那段时间，有人介绍他去拍广告赚钱，他宁可饿肚子也不接广告。二十多年来，他一直高调演戏，低调做人，任何综艺节目、八卦新闻中，都看不到他。在他心中，演员的名誉比金钱更重要。

### 生活 他是老B站

艰难的时候，余皑磊也做过幕后——统筹、执行导演，除了美术，几乎什么工种他都干过。余皑磊也去做过群演，2006年，他在陈可辛的《投名状》做群演，一样尽心尽力，原本他在第20场戏时就去“领盒

饭”了，结果陈可辛让他一连拍了60多场戏，金城武每次在片场“又”看到他，总问他“到底什么时候能死……”

天道酬勤，从2014年的《白日焰火》后，再到《解救吾先生》的绑匪、《亲爱的》中的民警、《老炮儿》开场的小偷……就连这次的张艺谋也是他的“回头客”。圈中人都说，如果一个角色想不到谁演合适，那就打个电话给磊子吧。

“演戏就是一个较劲的过程，我得跟自己较劲，这未免也不是一个好事。”余皑磊说。演了这么多年戏，他的名字值得被记住。

余皑磊喜欢运动，“挑战自己的我都喜欢，我不太喜欢竞技类运动，我喜欢自己较劲，以前溺过水所以我现在喜欢潜水。”他说起运动来，挺专业的。静下来的时候，余皑磊喜欢看推理小说，“东野圭吾的我早都全看完了，目前正在寻觅更高阶层的。”余皑磊说，“还有动画片我也喜欢，柯南什么的。要知道，我可是老B站了。”快去B站看看，能不能邂逅这个潜水的“坏人”。本报记者 吴翔

缺失工人命运的海派文化是不完整的，上海的发展与“工业”一词紧密相连。工人作家管新生自1971年发表处女作小说以来，50年间，始终用手中的笔做着同一件事：孜孜不倦描绘着这座城市的变迁，丈量着生活在这座城市里人们的精神天地。由上海文化出版社推出的《管新生小说自选集》（三卷本），收录的多为管新生的中短篇小说，最近的作品是在去年疫情期间写就的。

管新生说，我承认，我有工人情结。这情结已经浓得化不开。这不仅是因为管新生初中毕业那年便分配进了工厂，在炉火奔涌的熔炉前蹒跚踏浪十三载，后来调往厂教科开始了为工人补习初中文凭高中文凭的粉笔生涯，再后来又去了与工人接触面更为广泛的厂工会……可以说，工厂的每一次律动都紧紧牵动着他的心跳呼吸。

“管新生笔下的这些工人故事只有在上海这个英雄的城市才会发生，因为上海是中国产业工人的创始地，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立，正是因为有产业工人的阶级基础。”作家简平在五一劳动节思南读书会为管新生新作举办的读书会上说。“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到现在的21世纪的20年代，工人这个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每一个变化管新生都捕捉到了。”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管新生被上海作协“借调”搞准专业创作离开了厂，可每个月他依然雷打不动地回厂报到——“我要履行在厂报上签字的主编职责。”阅读管新生在各个不同时期创作的工人小说，几乎如同在欣赏一部波澜壮阔的工人画卷——走出了特殊年代的漫漫黑夜，奔向“改革开放”艳阳天，迎头遭遇了时代列车大拐弯的“下岗分流”，接着被物欲横流的商品大潮溅湿了人生的衣衫短裤，马不停蹄地迎来了瞬息万变的网络微信时代……

新时代的工人群体与往昔已经大不相同，“希望未来有更多工人作家与我同行，与这座城市同行。”管新生说。本报记者 徐翌晟

## 管新生五十年笔耕不辍

希望有更多工人作家与城市同行